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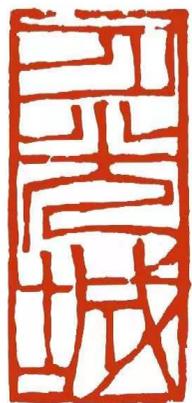
归来好几天,我还在纠结,这么美的地方到底是叫“水磨湾”,还是叫“水墨湾”?仔细揣摩,都有道理。“水磨湾”本来就是水雕琢而成的,上善若水,水利万物而不争,这龙眠河的一湾碧水,用亿万年功夫,锲而不舍,研磨出这神奇的九拐十八弯;另外,水磨也有可能就是水磨坊,某个时期,住居河边的龙眠先民可能因地制宜,利用这里的水势驱动着磨盘,碾米磨粉,这可能就是“水磨湾”的来历。

游历过后,窃以为叫“水磨湾”未免有点憋屈,叫“水墨湾”似乎更妥帖,美景天成,名副其实。

五一前,有几个外地朋友说来我这叙叙。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说乎?这些贵客个个造诣精深,能屈尊来桐城,乃是我的莫大荣幸,于情于理,我得好好尽下地主之谊。但如何尽谊,又让人犯起愁来。仅以酒肉相待?那即使,肴山酒海,也未免俗套。最理想的是找个静谧之地,青山绿水,日朗风清,可以寻奇探幽,可以坐对青山,可以畅议抒怀,哪怕只备几瓶山泉水,几包茴香豆,亦能营造出氛围,拔高品位。正愁肠百结的时候,同事推荐了水磨湾,说那里是龙眠河谷,有山有水,风景不错;绝少人工开发的痕迹,基本算原生态,是桐城最后一块处女地。此前,我是不知桐城有个水磨湾的,也不相信还会有那么美的山水雪藏在深山中。既然没有更好的地方可选,那就到水磨湾吧。

那天天公施美,晴空如洗,惠风和畅。一行人溯溪流而行,溪流弯弯,两侧的青山随之转换,展示出不同的取景框。大伙儿啧啧称奇,有人说这里是浓缩版的漓江画廊,有人说是精制版的富春山水,也有人说是现实版的桃源胜境。“梅子黄时日日晴,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,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有客人吟诵起曾几的诗,满目所见亦是诗中意境。“这龙眠是有诗的,黄山谷有诗云:‘诸山

40多年前,乡下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,村也不叫村,而叫大队、生产队,白天社员们一起劳动,晚上不是评工分就是开会,不是分口粮就是商量第二天的劳动分工,整个村庄是一个集体,像一个大家庭。社员们没剩下多少私人时间,每个家庭也没有太多的隐私,社员们在劳动、开会之余,唯一的私活就是可以在家里养一两头猪。养猪是响应国家号召,没有“资本主义尾巴”之嫌,因而每家每户都把干私活的热情倾注到养猪上面。毫不夸张地说,那年头,他们对一头猪比对一个孩子还亲,原因是养一头猪,不仅能使家里过上一年,还能解决一年到头的吃油问题。卖一头“出口猪”,可以用卖猪的钱还债,为孩子们做件新衣裳。猪,寄托



## ◆ 安庆地理

# 水墨湾

王族友



晶莹  
何红  
摄

何处是龙眠?旧日龙眠今不眠。闻道已随云物去,不应只雨一方田。”赞美的就是这地方。还有老宰相张英致仕后,就选择在这龙眠山终老,他写有“结屋龙眠西,沿溪路偏好,峰峦莽回互,水石相环抱,石马立空潭,洄波纷素缟,曲涧尽文鱼,幽径皆香草,但闻樵歌声,相和白云蚤,曳杖蹑青鞋,期向此间老。”此行不虚,跟在这班文化人后面,果然能长见识。

山环水绕,有几处需要踩着浪步过河。聚拢在溪边,有人说这里最适

合现场体验一个哲学问题,就是到底人能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?有人说这里也适合感悟“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”的意境;也有人说这里最适合作“十八里相送”拍摄场景,牵着手踏浪步过河,最有情调最浪漫;也有人弯腰掬水,说这里亦能体味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”,过海和过河道理是一样的;还有人说这水的清凉与清澈,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厚赠,人要有感恩之心,应该善待青山绿水。最暖心的还属村支书老章,一直提着个

大袋子,默默跟在队伍后面。到了河边,他变戏法般地从袋里掏出了几双深筒胶靴,摆放在我们面前。“你们文化人,走山路少,踏浪步过河难度大,容易湿脚,还是穿上靴子稳当。”老章考虑得真周全,着实让我们心生感激。老章的热情周到,也在这自然美景里融添了几分人和气息。

过了河,老章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。原来他是纯正的本地人,在外打拼多年,又返乡报效桑梓。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特别深的感情,对这里的自然景观、人文传说、动植物资源分布都了如指掌,介绍起来滔滔不绝,如数家珍。“现在我们村东西两部分还不能相连,缺一条两端联通的公路。”老章对我说,也算说对了路子,修路我还算在行。接下来,我的游程变了,变成了老章带着我沿河踏勘地形。客人们特别在意这一湾原生态的自然美景,反复强调造化这东西一经破坏,就无法恢复了,建议我们修路时要好好保护。老章不愧为见过世面,既熟知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,又熟悉地形地理,所以他构思的方案与我们专业的看法高度契合,某些细节还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在观音岩踏勘的时候,我惊奇地观察到,观音岩其实就是一株硕大的硅化木。看来,桐城的古树化石分布还是挺广的。我把发现指给老章看,并大致介绍了其形成过程,老章很高兴:“看来,我们村又添一宝了。”

中午,老章做东,用一桌地道的农家土菜,热情招待了我们。这些原汁原味原生态的农家菜,在城里是难得一见的,朋友们赞不绝口,吃得相当开心。

其实,叫水磨湾也罢,叫水墨湾也好,本是大自然的杰作,是我们可以共享的财富。据说老章正着手带领村民依山就势,建成一条有品相的景观路,为水墨湾增色,也方便更多的人来体味这里不加修饰的美。

草,脚步匆匆地回家,还没有到家门口,就已经听到猪的叫唤。猪饿了半天了,胆大、性急的早把木门拱出了缺口,夺门而出,跑到附近的红薯地里,偷吃红薯叶充饥。母亲远远望见,大声喊:“死发瘟的,看我怎么收拾你!”说来也怪,听到了母亲熟悉的声音,猪们会摇头摆尾、哼哼唧唧地一个劲地往家里跑。母亲顾不上自己的饥饿劳累,连忙去喂猪。猪吃饱了,呼哧呼哧地睡觉了,母亲才开始做晚饭。

三两口扒完晚饭,母亲仍然得不到歇息,要准备第二天的猪食材料。夜深了,母亲有时候实在太困,一边剃猪草,一边打瞌睡,一不小心,剃到了手指头,鲜血直流。

到年底了,猪养得膘肥体壮,家家便张罗着交任务猪。卖出口猪那天,会煮最好的猪食,让猪吃得饱饱的,一是为了增加重量,多卖点钱,再者也算是为猪“饯行”。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帮忙,七手八脚,将猪捆绑到一种特制的架子上,抬到食品站。听到猪的嚎叫声,母亲总会暗暗地流下眼泪,跟在后面送一程。毕竟是自己一把菜一勺糠一瓢水饲养了一年,实在不忍心听它在哀叫。母亲说,有一年,家里的出口猪还在食品站的仓库里,来不及运走,她去食品站结账,听到她的声音,那猪竟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,朝她直叫唤。

## ◆ 流年碎影

# 养猪记

黄骏骑

了社员们对好生活的梦想,更是他们挺起腰杆做人的底气。

母亲勤劳节俭,每年总要养两头猪。在母亲看来,垒猪圈关系到日后养的猪是否“肯长”,会不会发猪瘟。因此,她总要郑重其事地上门请地理先生看时辰日子。猪圈一般选在靠近厨房的山边,基脚必须用大石头垒牢,防止日后猪们乱拱。猪圈盖好了,一家人还要在里面吃碗面条,意味着今后猪会长得像面条一样长,膘肥体壮。

腊月中旬,出口猪卖了,年猪杀了,可不能空栏,连忙四处打听哪家有猪崽出槽,一有消息,便登门“会下来”(预订)。好不容易等到捉养猪那天,满桌子丰盛的饭菜,人们心不在焉地没吃上几口,就在猪圈门口守候着。待猪崽的肚子吃得圆滚滚的,一个箭步冲进去,逮住个头儿大的,谁都不想要最小的“落眉”。额头上有白毛的小猪捉回来,家人会认为“不走时”。过了秤,一路小跑回到家。路上遇到熟人,尽量少搭话茬儿,最

忌讳人家说“捉了猫狗”。回到家,放下小养猪,必须喝一口热茶,这一来,日后猪会吃食长膘快。

猪崽刚离开母猪,断奶时间不长,消化力不强,要为其开小灶,猪食要煮得烂烂的,还要加点碎米之类。闹饥荒的那一年,家里捉回一头小猪。猪食里全都是粗糠,小猪吃了屙不下屎,肚子胀得像石头一样。母亲让我掰开小猪的嘴巴,向里面喂些菜油,想让它润滑肠子,还是不见效,它最终还是死在母亲怀里。母亲为此伤心、难过了好一阵子。

家里养两头猪不是个轻松的活。母亲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做早饭,而是煮猪食。出工之前,把煮熟的猪食倒进盆里,让猪们饱餐一顿之后才能放心到队里上工。休息时,母亲就见缝插针,在田边地头为猪采摘野菜,“阎王头”、野麻叶、马齿苋、鱼腥草、水挂鞭等都是猪的好饲料。我们每天放学,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讨猪草。

收工了,母亲提着满满一筐猪